

三 布希亞太之行與當前美國的 亞太「反蘇」戰略構想 三

區鉅龍

布希在雷根政府中的政治角色

按照美國憲法和實際政治而言，美國副總統傳統上並無實際政治權力和政治影響力。尤其對於重大外交政策之制定，副總統更無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美國最高決策機構的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上，副總統甚至於難佔一席之地。因此，美國副總統政治角色的輕重，端視總統對他的倚重和信賴程度而定。尼克森時代，總統僅將副總統安格紐當着「花瓶」看待。季辛吉在他的回憶錄裏毫不隱諱的指出尼克森瞧不起安格紐無能。卡特總統頗重視副總統孟岱爾的政治經驗。例如卡特在處理伊朗扣押美國人質及籌劃美軍營救行動時，孟岱爾始終參與其事。

布希去年二月登上副總統寶座時曾以肯定的語氣說，雷根總統遴選他為副總統不會只把他充當「花瓶」，他的任務不會只是代表雷根參加外國友邦元首的葬禮。事實證明布氏所言不虛。雷根借重布氏的外交經驗和對國際事務的熟悉，已是衆所週知的事實。從雷根任命布氏為「危機處理小組」 Crisis Management Team 召集人，我們不難看出雷根信賴布氏的程度。雷根在處理諸如波蘭危機，以阿之爭，決定出售早期雷達警報系統飛機給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最近之英阿福克蘭羣島主權之爭等重大外交問題，也曾要求布氏參與其事，提供高見。去年三月雷根遇刺負傷住院療養期間，由於布氏代理行政大權進退得體，不僅廣受美國朝野人士一致好評，同時更獲得雷根本人的尊敬和寵愛，無形中提高了布氏的政治形象和政治價碼。一般政治觀察家也一致認為，倘若雷根不打算連任下屆總統之職，布氏將必然成為共和黨推舉之候選人。

布希的政治背景也為近代歷任美國副總統所不能相比。布希曾擔任美國常駐聯合國大使多年，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擔任美國首任駐北平聯絡辦事處主任，旋出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布氏在共和黨內也屬實力人物，同時在美國工商界亦頗具聲譽和影響力。雖然共和黨部份「極右」保守人士不滿布氏略帶「自由派」政治色彩，但美國一般輿論界均認為他是雷根高級幕僚中較具見地的謀士之一。同時布氏的政治「謀術」亦不遜於老謀深算的雷根。

布希此次亞太之行原本未負特別重任。渠此行主要為慶祝美國與韓國建交一百週年紀念日，赴韓共襄盛舉，並順道訪問日本、新加坡、澳洲及紐西蘭。唯因布氏於歸途中臨時「應邀」前往訪問中國大陸，使得原本平淡的亞太之行一時掀起了外交波瀾，成爲衆目關注的焦點。

本文擬就布氏此次亞太之行，剖析現階段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雖然布氏此行並無重大任務急須與亞太盟友進行磋商，但吾人不難窺見渠此行目的也在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加強抵抗蘇聯擴張勢力的決心。由於布氏在雷根政府頗具份量，渠所帶回的訊息和看法，對雷根政府今後的亞太政策多少將有所影響，似不容置疑。

亞太地區與美國全球戰略

美國海軍軍官兼歷史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曾於一八九〇年發表轟動一時的不朽巨著「海權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首次提出海權對一國權力盛衰的影響。馬氏論點對後來美國戰略思想產生深遠影響。一八九八年美國戰勝西班牙奪取夏威夷及菲律賓，從此奠定美國在太平洋身爲強國的地位。歷史證明，美國最早向西半球以外之地區伸展勢力也在亞太地區。故亞太地區與美國戰略思想早就已結下不可分割的「緣份」。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正當國際權力政治動盪不安時，美國著名戰略家史派克曼教授（Nicolas Spykman）於一九四二年發表了「國際政治與美國戰略」（*American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大著，主張美國必須同時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權才是美國戰略的上上策。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實際上已躍身成爲大西洋及太平洋強國，已是衆所週知的事。

布希此次亞太之行所到之處，再度強調美國身爲亞太強國的地位，確實有其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和戰略傳統。美國於二次大戰後兩度在亞洲參與大規模的傳統戰爭，更證明美國與亞太地區不可分割的關係。

不過，美國亞太戰略的部署也隨時代的變遷及國際強權政治的演化而有所調整或修正。以現階段而言，雖然美國亞太戰略總體目標仍以圍堵共黨勢力蔓延爲基本目的，但却以建立亞太「反蘇」體系爲當前戰略急務。美國當前的亞太「反蘇」體系的構想和架構，乃是以遠洋隔海的華盛頓爲樞紐，以美國和中共的「戰略共識」和軍事協調爲核心，以巴基斯坦及東協五國爲外圍，以日本、澳洲及紐西蘭爲犄角①。近月來雷根政府高級外交、國防及經濟貿易官員絡繹不絕的奔訪亞太地區，也以上述國家爲主要對象，並異口同聲以「反蘇」爲主要政治號召。

註① 參見《星島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一日社論。

國務卿海格於去（一九八一）年六月結束訪問中國大陸轉赴馬尼拉與東協五國外長舉行會談時強調，美國與東協國家必須共同阻止蘇聯及其代理人破壞東南亞地區之安定與繁榮。海格同時保證美國將維持和增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以對抗蘇聯在該地區擴張軍力並保障該地區的安全^②。接着去年七月十五日主管亞太事務次卿何志立在參院外交委員會為雷根政府提供東南亞國家軍援預算案作證時指出，美國的東南亞盟友需要更多軍援，不僅為了解決越南，同時也為了解決蘇俄日益增強的威脅^③。國務院主管國際安全援外的次卿布克萊（James Buckley）於去年八月中旬訪問泰國時強調，雷根政府現在已擺脫越戰的傷痕而決心援助泰國及其他友好之東南亞國家共同抵抗來自蘇聯和越南的威脅^④。布克萊隨後訪問巴基斯坦時，宣佈雷根政府將提供巴國三十億美元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同時將准許巴國向美國訂購 F-16 戰鬥轟炸機^⑤。去年九月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卡魯吉（Frank Carlucci）訪問菲律賓時指出，雷根政府極為關切蘇聯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日益嚴重的威脅，並強調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及蘇比克海灣基地對美國維護太平洋安全的重要性^⑥。本年三月底至四月初國防部長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訪問日本、韓國及菲律賓時，同樣強調蘇聯在亞太地區的野心及美國保障該地區安全的決心。

由上述一系列美國高級官員奔訪亞太地區國家顯示，美國當前欲加速促成亞太「反蘇」體系的擴大化、升級化和具體化，已成爲美國全面反擊蘇聯全球戰略不可或缺的一環。至於蘇聯亞太軍力是否真正已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專家學者議論紛紜。不過，國防部長溫伯格本年五月向國會提出一九八三會計年度國防報告指出，蘇聯在太平洋的軍力已趨向駕凌美國的軍力，並已對美國、日本及中共構成不利。依照溫伯格的估計，蘇俄的遠東地面部隊從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來增加三到四倍，而美國在太平洋的兵力相對減少，同時蘇俄的戰術空軍及長程戰略飛機業已現代化。蘇俄的太平洋艦隊也已改善其兵力及擴大其活動範圍，同時已新增一艘航空母艦及其他新型艦隻。蘇俄以越南為基地的海上監視與反潛作戰也已實際增強，而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兵力却已降到第二次大戰以後的低潮。美國在太平洋的戰艦、潛艦只有一九六五年時期的半數^⑦。

無可諱言的，由於美國政府（尤其是卡特政府）對東西和解判斷錯誤，致使美蘇軍勢發展形成了一面倒的局面。據估計，迄去年爲止，單是在遠東地區美蘇軍力的對比大約如下：地面部隊是八比一，戰車是十五比一，戰術飛機是三比一，海軍艦隻是二

註^② *China Post*，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一日。

註^③ *China Post*，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

註^④ *China Post*，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

註^⑤ *China News*，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註^⑥ *China Post*，一九八一年九月廿五日。

註^⑦ 參見《聯合報》，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

比一⁽⁸⁾。雷根政府爲了挽回美國軍事優勢，已擬出未來五年高達一兆五千億美元的龐大建軍計劃，其中包括增添四個師的陸軍兵力，一五〇艘艦艇，以及五個空軍大隊等⁽⁹⁾。同時雷根還修正了自一九六九年以來美國一直固守的「一個半戰爭」的戰略，準備從事多戰線戰爭，包括應付蘇聯可能在亞太地區發動的重大戰爭。故就美國當前亞太「反蘇」戰略而言，美國似乎已稍爲修正了它「重歐輕亞」的傳統戰略思想而改採「歐亞並重」的戰略部署。當然，美國過去事實上也未曾忽視亞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如前所述，美國與亞太地區早就已結下了不可分割的多層關係。所不同者，由於蘇聯近年來極力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爭奪勢力，遂使亞太地區成爲美蘇全球性戰略的焦點之一。

同時由於亞太非共地區無論在經濟成長率或國際貿易方面的成就均已超越世界其他地區，遂使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也相對增加。自一九七六年起，美國與亞太地區的總貿易額已逐年超出美國與西歐的總貿易量。美國的十二大貿易夥伴中，就有三個位於東北亞地區（即日本、中華民國及韓國）。此外，美國與東協國家、澳洲及紐西蘭的經貿關係每年也在擴大中，足見美國與亞太地區正朝向更爲相互依賴的多層關係。近年來美國及亞太地區朝野人士紛紛主張成立太平洋盆地經濟會社，更證明了美國與亞太地區之關係已邁向新的里程碑。美國駐日本大使曼斯斐德（Mike Mansfield）於今年元月在東京一項演講中曾肯定指出，美國應該採取歐亞並重的政策，因爲廿一世紀將是亞太地區的世紀⁽¹⁰⁾。曼氏所言當可反映美國有智之士的共鳴。而布希此次亞太之行主要也在重新肯定美國當前的亞太政策，尤其是以「反蘇」爲重點的亞太政策。

中共在美國亞太「反蘇」體系的份量

亞太地區的戰略形勢由於中南半島的被赤化以及蘇聯揮軍入侵阿富汗而愈形複雜。卡特政府爲因應此一新形勢，毅然修正了自尼克森以來美國在蘇聯與中共間設法保持「平衡」的微妙關係。一九七九年八月副總統孟岱爾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指出，任何國家（指蘇俄）企圖削弱中共或在國際事務上孤立中共，均不符合美國的利益。隨後國防部長布朗（Harold Brown）於一九八〇年元月訪問中國大陸，首次表明美國將出售武器給中共。同時白宮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開始鼓吹美國與中共有必要加強「戰略共識」的論調。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主管亞太事務次卿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更明確指出，一九七〇年代美國所依賴的華盛頓——莫斯科——北平三角平衡關係的構想已經行不通。郝氏強調美國未來對中共的政

註⁽⁸⁾ 參見俞淵若「在變革中的美國遠東戰略」，《臺灣日報》，一九八一年二月廿日。

註⁽⁹⁾ 〔民族晚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一日。

註⁽¹⁰⁾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一九八一年元月廿八日。

策不應再受拘於蘇聯的因素。同時他特地強調，由於美國與中共的關係牽涉到美國廣泛的戰略利益，任何未來的美國總統將無法改變華盛頓與北平的平行戰略關係^①。

因此，當雷根入主白宮時，美國與中共的「戰略共識」和軍事協調事實上已升級化和具體化。雖然雷根本人一向不信任蘇俄及中共，但卡特時代所建立的華盛頓——北平戰略架構，却又非雷根個人的政治意識形態所能改變。一九八〇年民主黨及共和黨提出的總統競選政綱不約而同的主張美國在亞太地區保持並增強實力。共和黨政綱在其有關亞太政策部份強調，美國對於任何足以威脅美國在亞太地區盟友獨立自由的軍事行動將予充分反應，使侵略者因必須付出巨大代價而不敢輕舉妄動。該政綱同時譴斥卡特政府由於片面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匆促宣佈美國計劃自韓國撤軍，遂使亞太地區國家懷疑它們與美國之間同盟關係的價值。至於有關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共和黨政綱僅宣稱共和黨政府將繼續發展雙方已建立之新關係^②。雖然共和黨政綱隻字未提美國與中共之戰略關係，但自雷根上臺後，事實證明，雷根政府無意大幅度調整美國「聯匪制俄」的基本戰略構想。況且，雷根政府的「反蘇」態度比起卡特政府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牌」自然尚有利用之價值。不過，美國基本上認為中共的戰略份量主要是地區性而非全球性。美國的如意算盤是希望促成美國與中共的軍事關係逐步升級化和具體化，以便一旦西方國家與蘇聯集團發生大規模傳統戰爭時，中共在亞洲將可箝制蘇軍^③。

中共在美國當前亞太「反蘇」戰略架構的份量是多層面的。除軍事協調之外，中共爲了權宜之計及抬高它在美國亞太「反蘇」體系的價碼，近年來已公開故作姿態在亞太地區處處「配合」美國之政策與行動（當然對臺灣問題例外）。例如中共已不再反對日本擴充軍力，不再指罵東協五國爲「美帝」的外圍組織；中共配合美國提供更多的軍援給巴基斯坦，並致力改善與印度之關係，以緩和印度一面倒向蘇俄的政策。中共私下不反對美國繼續駐軍南韓，中共反對越南在中南半島稱霸，並堅決要求蘇軍撤出阿富汗等。當然，中共上述一系列姿態主要也爲它本身戰略利益着想。不過，由於中共這些措施與美國當前亞太戰略部署不謀而合，無形中提高了「中共牌」在美國亞太「反蘇」戰略體系中的身價。中共爲達到它玩弄「美國牌」的謀略，甚致於擺出了願意充當美國亞太「反蘇」戰略「前鋒」的姿態。

平心而論，美國當前的亞太「反蘇」戰略構想基本上符合自由世界的共同利益。不過，由於美國將華盛頓與北平的「戰略共

註^① 鄭爾布魯克於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在「美中（共）貿易協會」演講「八十年代美中（共）關係」，英文原文見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80, No. 204, August 1980, pp. 49-51.

註^②

共和黨政綱有關亞太政策部份，請參見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Vol. 38, No. 29, July 19, 1980, p. 2054.

註^③

Christopher F. Chyba, "U.S. Military-Support Equipment Sale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Survey*, April 1981, p. 471, 諸述〔紐約時報〕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透露美國國防部一份題名爲「第八號統一指導原則—阻塞與全球傳統戰爭」秘密研究報告。

識」視爲美國亞太「反蘇」體系的「核心」，反而使美國此一戰略體系愈形複雜。亞太非共國家基本上支持雷根政府重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實力^⑭。然而部份亞太國家並不贊同美國爲「反蘇」而與中共加強軍事勾搭。東協五國目前雖然視越南爲當前主要威脅來源，但也不排除中共的長遠野心。同時由於美國與中共不約而同地合力加強巴基斯坦軍力，反而使印度更爲不安而繼續打「蘇聯牌」。日本雖然在美國壓力之下不得不同意略增國防經費，並在美國亞太「反蘇」體系之下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但日本對於華盛頓——北平非正式軍事同盟，不無保留之態度。由此可見，美國亞太「反蘇」體系的架構乃是建立於錯綜複雜、縱橫捭闔的戰略構想上，而美國拉攏中共充當「前鋒」，確實也是基於「病急亂投醫」的心態。主管亞大事務次卿何志立曾比喻美國圍堵蘇俄的政策爲「武松打虎」，由於美國力氣不濟，故必須聯合一切「反蘇」勢力共同「圍打」。

就政治戰略理論而言，一個軍事聯盟體系是否能成立和健全，起碼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 同盟國之間必須認同共同的政治信念和意識形態；(2) 同盟國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必須是大同而小異；(3) 同盟國之間的世界觀必須是一致的；(4) 同盟國之間必須坦誠相處抱着共存共亡的信念；(5) 同盟國對於不遵守同盟原則者具有約束和懲罰的能力。反觀美國與中共的「戰略共識」，除了在「反蘇」情緒上略有共同點之外，絲毫沒有上述構成同盟之條件。況且，中共在「反蘇」的表現上一向是出爾反爾，左手打「蘇聯牌」，右手打「美國牌」，其精打細算、翻雲覆雨的權術，豈是美國的謀士們所能相比？因此，美國當前以華盛頓——北平爲核心的亞太「反蘇」體系不僅不切實際，而且也充滿危險。

布希亞太之行綜觀

布希於本（一九八二）年四月廿二日離開華府展開爲期兩週的亞太之旅。布氏離美之前表示，渠此行主要代表雷根總統赴韓共祝美韓建交一百週年紀念慶典，並無特殊任務在身。由於布氏此行正值英國與阿根廷爲福克蘭羣島主權之爭已瀕臨短兵相見之局面，使得布氏原本平淡之旅愈失其新聞重要性。不過，由於美國與韓國、日本、新加坡、澳洲及紐西蘭等仍有一些國防、經濟和貿易等問題須要進一步磋商，同時由於最近美國與中共雙方關係陷於低潮，故布氏此行仍爲世人所注意。

綜析布希此次亞太之行主要目的仍在重新闡明美國若干重要基本政策，其中包括：(1) 美國將繼續在亞太地區扮演強國的地位，不容蘇俄及越南威脅亞太地區之安定和繁榮^⑮；(2) 美國反對經濟保護主義並謀求擴大美國與亞太國家的經濟與貿易關係，尤其

註^⑭ 參見 Reijiro Toba, "ASEAN Favors Reagan Hard-Line Foreign Policy", *Asia Pacific Community*, Winter 1981, pp. 55-68.

註^⑮ 參見 *The Japan Times*, April 25, 1982.

希望日本改善與美國的貿易逆差⁽¹⁵⁾；(三)美國希望亞太盟友，尤其是日本，協力支持美國與西方國家對蘇聯採取之經濟和科技制裁，以增強美國和蘇俄限武談判之籌碼⁽¹⁶⁾；(四)美國將不與北韓單獨進行談判，並支持南韓政府提出之韓國和平統一方案，美國無意從南韓撤軍⁽¹⁷⁾；(五)美國肯定東協五國對東南亞地區的安定和繁榮具有重大貢獻，雖然美國與東協國家並無正式同盟關係，但雙方在亞太地區均有廣泛共同利益，美國不容蘇俄利用其代理人破壞東南亞之安定與繁榮⁽¹⁸⁾；(六)美國為應付蘇俄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日益嚴重的軍事威脅，決心加強美、澳、紐三邊同盟關係的功能⁽¹⁹⁾；(七)美國對華基本政策並無改變。華盛頓將繼續在「上海公報」範圍內繼續維持與中華民國的「非官方」關係。美國無意製造「兩個中國」。

如衆所週知，中共早在前年美國總統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時，由於共和黨候選人雷根一再主張美國應與中華民國恢復某種官方關係而對雷根深致不滿。雷根當時曾在黨內外人士勸促之下，派其競選搭擋布希赴平解釋雷根對華政策的基本立場，但並未平息北平頭目的憤怒。迨雷根入主白宮，國務卿海格於去年六月訪北平時，中共再度要求海氏澄清雷根對華政策之立場，並威脅雙方關係可能倒退⁽²⁰⁾。然而海格此行也並未完全平息北平對雷根政府的不滿。去年十一月雷根政府宣佈決定出售價值六千萬美元的武器零件給中華民國，同時准許延長美國諾托普公司在臺與我國繼續合作生產 F-5E 噴射戰鬥機，更令怨憤未平的中共頭目們大光其火。

不過，吾人對於現階段華盛頓與北平的糾葛，應該從多方面因素加以分析，始能獲得較客觀的理解。首先必須指出的是雷根政府去年底決定出售武器零件給中華民國，只是中共不滿雷根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雷根政府早先對中共「九點和平統一」建議反應冷淡，也令北平極為不快。其他令中共對雷根個人不滿的原因尚包括：(一)雷根總統一再公開抨擊馬列共產主義制度已瀕臨破產，強調自由經濟制度優於共產經濟制度；故對中共而言，雷根乃是政治意識形態上最頑強的「敵人」。(二)中共希望華盛頓與北平的「戰略共識」能快步升高化和具體化；唯自雷根入主白宮一年半以來，雙方的軍事關係基本上仍停滯於卡特時期「紙上談兵」的階段，迄無突破性發展。(三)中共希望美蘇雙方關係加緊惡化，以坐收漁人之利，並提高「中共牌」之價碼；然而

註⁽¹⁵⁾ 同註⁽¹³⁾。

註⁽¹⁶⁾ *The Japan Times*, April 27, 1982.

註⁽¹⁷⁾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27, 1982.

註⁽¹⁸⁾ *The Straits Times*, April 28, 1982.

註⁽¹⁹⁾ 〔星島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三日。

註⁽²⁰⁾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5, 1981, pp. A1-A6.

雷根對蘇聯之態度出爾反爾，渠早先極端「反蘇」的作風，已因國內外政治形勢的發展和輿論界的非議而有「見風轉舵」的趨勢，頗使中共失望。⁽²⁾中共一向強調蘇聯採取「聲東擊西」的虛構謀略，警告西方國家必須在西歐加緊武裝起來，以對付蘇聯的軍事和政治野心。而雷根政府由於國內及西歐「反核」運動等多方面的壓力，去年五月開始在日內瓦與蘇聯進行歐洲中程飛彈裁減會談。本年五月九日雷根更進一步提出了美蘇戰略核武裁減之新方案。鄧小平去年十二月向義大利基民黨副秘書長哥倫坡表示，美蘇兩國皆是「霸權主義」超級強國，歐洲限武談判的結果必將使它們的武器轉移到亞洲⁽²⁾。足見中共是唯恐美蘇雙方重新達成「和解」而致「中共牌」在美國亞太戰略體系上貶值。

布希此次訪問中國大陸除討論美國銷售武器給中華民國的問題之外，必然也談論雙方共同關切的國際問題，其中當包括：(一)布里茲涅夫死後蘇聯領導人及其政策動向之間題；(二)美國與中共如何在南亞、阿富汗及中南半島進一步採取合作行動之間題；(三)美國與蘇俄即將展開的高峯會議之間題等。

布氏此次在訪問北平時期，曾公佈雷根總統致中共頭目們的三封信。從三函內容看，美國似有對中共過份「退讓」之嫌，遂令一些觀察家認為雷根對華政策已另有新發展⁽²⁾。不過，從布希返美後所發表之談話以及五月廿一日美國高級官員向我北美協調會駐華府負責人蔡維屏所作的布希訪平簡報顯示，雷根政府的對華政策表面上似無重大改變。當然，由於雷根三封信在某些問題上修改了他本人一貫固守的立場，中共勢必持為把柄，緊迫糾纏，而使美國銷售武器給中華民國的問題愈形複雜，也使美國所面臨的考驗更為艱巨。

美國原本希望將亞太「反蘇」體系的戰略構想和「臺灣問題」分開處理，不宜混為一談。美國雖然未正式將中華民國的臺灣地區納入其亞太「反蘇」戰略體系的架構之內，然而美國始終重視臺灣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戰略位置，則仍無改變。現任美國在臺協會會長李潔明（James Lilley）於今年元月初來華履任前夕，曾在華府強調：一個堅強、穩定和安全的臺灣符合美國及所有東北亞國家的利益⁽²⁾。李氏此言當然事先獲得白宮同意而發表。美國太平洋總司令朗恩（Admiral Robert Long）也曾表示：只要蘇聯和越南在太平洋和東南亞的威脅繼續存在，臺灣仍具戰略價值。換言之，美國圍堵共黨在亞太地區擴張勢力，臺灣仍然是當前美國亞太戰略架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中共則不同意美國將「臺灣問題」與華盛頓——北平「反蘇」戰略體系分開處理。相反的，中共堅決認為「臺灣問題」乃是

註⁽²⁾ *China Post*, December 13, 1981.

註⁽²⁾ 參見陳裕清「中美關係新危機」，《中國時報》七十二年五月廿四日。

註⁽²⁾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7, 1982.

阻撓華盛頓與北平發展亞太「反蘇」戰略體系的最大「障礙」。這一「障礙」一天存在，美國以華盛頓和北平為「核心」的亞太「反蘇」戰略體系的構想，將不易實現。

總之，美國當前亞太「反蘇」戰略體系的構想基本上雖頗符合自由世界的利益，但不幸由於此一戰略體系的構想是建立在以美國和中共為「核心」的架構上，不但使得雙方的關係因歧見重重而難以協調，同時也使得亞太地區的非共國家對中共參加此一戰略體系之真正意圖，產生疑慮。故布希此次亞太之行能否使此一戰略構想進一步具體化，似仍有待事實的證明。

（一九八二年五月廿四日完稿）

Issues & Studies

英文月刊

「問題與研究」英文月刊(ISSUES & STUDIES)，是一份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及牽涉到的世界情勢的刊物，由本中心編輯出版，現已發行至第十七卷。（內容與中文版不同）。

為使讀者從各種角度瞭解中共，該刊每期均登載：當前局勢評論、論文、原始文件、人物介紹及中國大陸大事記等。二十開本，每月下旬出版，歡迎訂閱。

售價：每冊—新台幣五十元。
美金一元五角。

訂閱：全年份—國內：新台幣六〇〇元

國外：航空：美金三十六元
平寄：美金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郵撥帳號：三四三二六號